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三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親征漠北

成祖永樂元年春二月遣使賚璽書往諭達爾岱哥汗揮里齊賜金綺四并勅太師右丞相瑪爾哈帕太傅右丞相額森岱太保樞密知院烏嚕岱等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末幾犯遼東塞十月寇永平是時揮里齊非

元種其臣不肯下已而揮里齊與烏嚕岱擊烏喇瑪哈穆戰大敗瑪哈穆烏嚕岱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烏嚕岱冦灰溝村黄甫川

三年春正月烏嚕岱部落綽和爾來歸且告揮里齊聞烏蘭和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之

四年春三月書諭揮里齊可汗不報時諸部不服揮里齊烏嚕岱執而殺之遂迎立蒙古族揮雅實哩以烏嚕岱為太師始與中國不通烏喇瑪哈穆與烏嚕岱勢不

相一遂各相讐殺

六年春三月遣鴻臚寺丞劉特穆爾布哈以織金文綺持璽書諭琿雅實哩不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特蘭柴秉誠子齊里格請出塞自効從之允誠初名巴圖特穆爾秉誠初名倫多爾揮皆降人也

七年夏四月遣都督指揮金塔卜特給事中郭驥以綵幣賫書諭琿雅實哩并賜烏嚕岱瑪爾哈帕托呼齊哈實特穆爾等綵幣竟殺驥　五月封烏喇瑪哈穆為順

寧王　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為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呼真為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帥師北征陛辭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毋為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出塞率千餘騎先至臚朐河南遇遊兵與戰敗之福遂乘勝渡河又獲問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琿雅實哩今安在尚書詐言琿雅實哩聞王師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

之時諸軍未集諸將皆恐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孤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大衆奄至圍之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陣聰戰死丘福及呼真王忠李遠竝被執死全軍皆没事聞上大怒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北征以其久在兵間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孤軍輕進安平侯等泣諫不從遂皆陷没若不早舉殄滅之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

來春朕決意親征　冬十月詔户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俟大軍之發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每十日程築一城斟酌貯糧以俟軍還上然之

八年春正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丁未車駕發北京親征學士胡

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從三月出塞次凌霄峯登絶頂望漠北萬里蕭條顧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也至清水原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有泉湧出甚甘洌軍中頼以不困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次長清塞地極北夜望北斗已在南矣師次濶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水注其中五月丁夘朔入臚朐河哨馬畧黄峽遇冦騎得箭一矢馬四足而還甲戌指揮款台畧玉華峯擒一騎譯之

始知寇在烏固爾扎河大兵遂渡飲馬河乙亥以清遠侯王友駐兵河上留金幼孜營中上以輕騎前進人齎二十日糧以方賓胡廣隨戊寅至烏固爾扎河琿雅實哩先遁夜倍道追之己卯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琿雅實哩率衆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琿雅實哩棄輜重以七騎渡河遁去六月班師至飛雲壑烏嚕岱復來戰上率精騎衝陣大呼奮擊烏嚕岱墮馬復上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烏

嚕岱攜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

巳酉車駕發廣漠時殘騎尚出没尾我上命伏兵河曲

佯以數人載輜重誘之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寇望見

大兵渡河貪所載物競趨而至伏發倉皇走上率兵扼

之奔渡河馬陷入泥淖生擒數十人遂無敢窺我後師

次擒狐山上令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風塵

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禁暴止侮山

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令以所儲供御糧鈔

散給之下令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還京倍酬其直軍中賴之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具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七月還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寧已之車駕還至北京

九年冬十二月烏嚕岱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黄淮獨不可曰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髙岡無

遠不見諸人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烏嚕岱之

請

十年秋九月烏喇順寧王瑪哈穆滅琿雅實哩立其族

特哩巴瑪哈穆實專政

十一年秋七月上巡北京赦烏嚕岱無以丘福事懷慮

比之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賜金錦諭意先是烏嚕岱為烏喇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於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言瑪哈穆滅琿雅實

哩之罪請討之上曰烏嚕岱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寧王賜金帛仍居漠北烏喇瑪哈穆怨烏嚕岱朝貢不至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烏喇以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令肅清沙漠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

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夏四月駐蹕興和大閱五軍盡出塞五月師次楊林城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六月三日甲辰師至撒里怯兒之地前鋒劉江遇敵三峽口擊走之上度其必大至嚴陣以待乙巳獲諜知瑪哈穆距此百里兼程赴之戊申發蒼厓峽次喇呼實琿特哩巴瑪哈穆太平博囉掃境以三萬人來戰頓山巔不敢發上遣鐵騎挑

之敵奮而下安遠侯升以神機砲斃其騎數百上率鐵騎乘之遂敗却武安侯亨追擊中流矢退寧陽侯懋成山侯通率兵薄其右掖不動豐城侯彬都督清攻其左敵殊死戰都指揮滿都死上遥見率鐵騎馳擊呼聲動天地瑪哈穆不能支大軍乘之遂大潰走追至圖拉河生擒數十人瑪哈穆乘夜北遁時烏喇雖大創去然殺傷亦畧相當夜二鼓上還帳中遂下令班師壬子師出三峽口餘衆復聚山上數百人據海子諸軍以火銃擊

之遁去還至飲馬河烏嚕岱遣頭目索珠等來朝言烏嚕岱有疾不能至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羣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是役也内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師次黑山峪頒詔天下巳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八月上還北京

十三年冬十月烏喇瑪哈穆遣使貢馬謝罪烏喇使者言瑪哈穆慮烏嚕岱與中國和好將為巳害擬率衆至

幹難河北俟冬襲烏嚕岱敕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防邊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十四年春三月烏嚕岱遣使奏戰敗烏喇獻所俘人馬特使宴勞彩幣　秋九月烏喇順寧王瑪哈穆賢義王太平使臣觀音努巴哈來朝辭還賜鈔為道里費遣使齎璽書同往諭以順逆福禍之道賜綵幣

十五年秋八月烏喇順寧王瑪哈穆死以其子托歡襲順寧王

十九年冬十月烏嚕岱叛數寇邊初烏嚕岱爲烏喇所攻窮蹙南竄乆之生聚蕃富遂桀驁每朝使至輒嫚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為寇上嘗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都指揮王祥戰死上遂議親征十二月上命大臣集議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嚴勑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

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青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賓懼自縊命錦衣官取原吉還至則方啟廒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親征得失具對如初上令同中繫於掖庭獄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憸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召楊榮問原吉

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怒稍釋置不問

二十年春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騾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彰等領騾運者二十五人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羾等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等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騾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

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三月丁丑親征烏嚕岱戊寅車駕發北京辛巳師次雞鳴山阿魯台聞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追之上曰彼非有他計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晩四月辛丑師次龍門戍卒言烏嚕岱倉卒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勑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五月辛酉師次獨石

端午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丑師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丁卯大閲諸將戊辰觀士卒射有一卒三發皆中賜牛羊銀鈔上親製平戎曲俾將士歌之辛未師發隰寧西凉亭西凉亭者故元往來廵遊之所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次閺安下令軍中樵牧不得出長圍外時營陣大營居中

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右哨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癸未師發威鹵鎮次行州命户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六月癸巳師次威遠川開平來報烏嚕岱進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上曰此詐也彼方慮我擣巢故為牽制之術疾驅之果遁去七月己未師次煞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烏嚕岱部屬送御營備言烏嚕岱聞大軍發所部日憂懼有散去者其母

及妻皆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為逆烏嚕岱盡
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灣海與其家屬北走矣上曰
獸窮則走然或挾詭謀示弱誤我不可不備前哨繼獲
其部曲亦言悉衆夜遁乃召都督朱榮吴成等還發兵
盡收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命旋師簡精兵還擊兀
蘭和大破之事見設立三衛詢降騎言屈裂河東北深谷有賊
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
中以羸兵輜重誘之方接戰發伏大潰走斬獲過半八

月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頒詔天下九月上入居庸關

次龍虎臺饗隨征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上乘法駕

入京城十二月烏嚕岱殺其主琿雅實哩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夏四月烏喇托歡攻烏嚕岱敗之　秋七月

諜報烏嚕岱將犯邊上曰去秋親征彼意吾不能復出

當亟馳塞外待之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將中軍

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

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烏嚕岱八月壬子宴

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癸丑發京師命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丙寅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内廐馬戊辰次萬全九月師次沙城知院阿實特穆爾固哷岱等率其妻子來降言今夏烏嚕岱為烏喇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萌南向之意上命賜之酒俱授正千户冬十月師次上莊堡先鋒陳懋知寇在飲馬河北為烏喇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達爾岱王子額森特根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羣臣

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巴哈岱為都督其部屬薩克等七人皆為都指揮賜冠帶織金襲衣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遣書諭皇太子以額森特根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癸亥十一月次懷來甲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烏嚕岱寇大同初忠勇王金忠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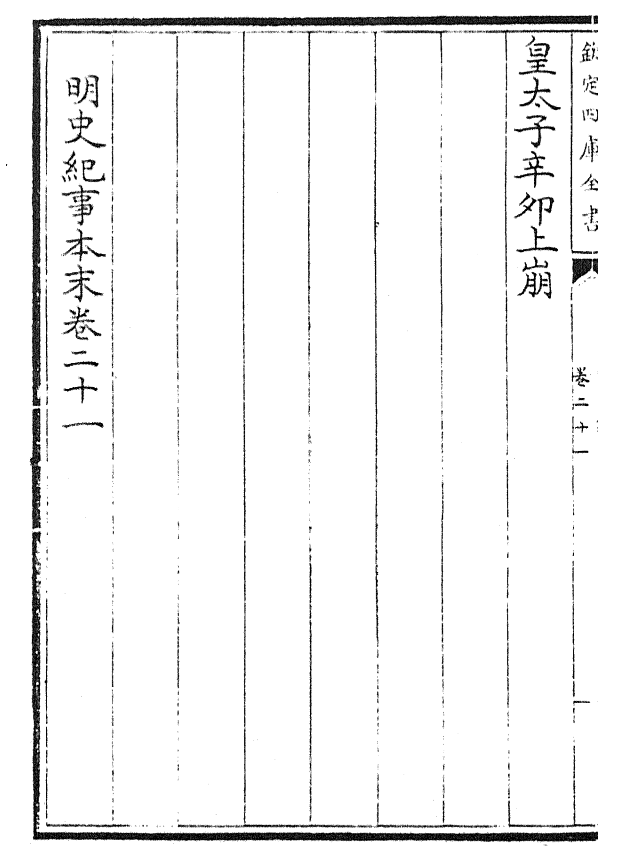
屢言烏嚕岱弒主殘民數為邊患請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卿意甚善但師出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大同守將奏烏嚕岱侵塞遂大閱議北征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為前鋒從征烏嚕岱　夏四月戊申詔命皇太子

監國發京師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庚午師次隰寧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揮同知巴爾圖等獲諜者言烏嚕岱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遁及冬大雪丈餘人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特喇達穆爾河趨荒漠以避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巴爾圖為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夘次開平遣中官巴里格齎敕往諭烏嚕岱部落曰王師之來止罪烏嚕岱一人頭目以下輸誠來朝者優與恩賚命柳升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塚

瘞之上親為文祭焉六月戊午進次玉沙泉上以特喇達穆爾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巳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戒之曰兩軍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烏嚕岱亦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特喇達穆爾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車轍馬跡亦多漫滅其遁已久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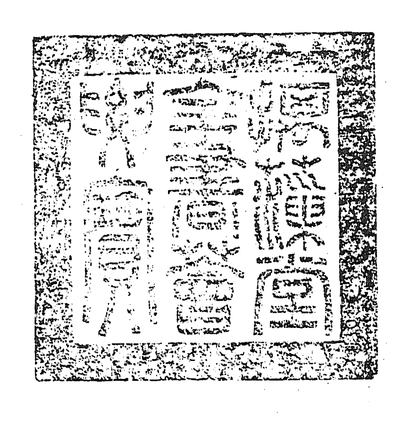
臣等分索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者癸亥陳懋金忠亦還奏引兵抵白邙山無所遇以糧盡故還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旋師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羸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倍償之衆賴以濟上悅秋七月庚辰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

孜刻石紀功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雙流濼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立



皇太子辛夘上崩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趙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安南叛服

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黎蒼為安南國王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為象郡漢初南越王趙佗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為守教民耕種制冠履漸立學校女子徵側

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界建安中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唐亡為南漢劉隱所并未幾國內亂擁立豪渠丁部領宋乾德初南漢平上表内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公蘊死孫曰燇嗣淳熙間封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再傳無子一女壻陳日照王死女主國事日照得立再傳為日烜僭稱越皇帝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效日燇而然也元

世祖平雲南遣人召之入覲不行大發兵遣其將脫懽等討之十七戰皆捷日烜棄城遁入海以粮運不繼還日烜歸國勢復振日烜卒子日燇嗣曰吾祖舊名也自是為藩臣貢獻不絕封安南國王日燇卒子日煃立洪武初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日煃遣使朝貢上嘉之封日煃安南國王日煃卒兄子日熞嗣荒淫不治其兄叔明逼死之自立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速擇日熞親賢立之叔明懼請老傳政弟日煓日煓卒弟日煒嗣而

叔明實耑制國事與占城搆兵十餘年數侵思明地叔明卒日煒為國相黎季犛所弒立叔明子日焜季犛叔明壻也上曰叔明弒日熞而有其國今季犛又殺日煒矣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遣行人呂讓移書責之未幾日焜亦為季犛所弒立其子顒又弒顒立其幼子𡩧在襁褓中又斃之因大殺陳氏自為舜裔胡公滿之後國號大虞紀元天聖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㚆稱皇帝自稱太上皇至是詐稱陳氏絶㚆為陳氏甥

求權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

二年夏六月胡奃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　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刁緣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烜之孫天明之子日熞弟也日熞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賜之章印數傳至日焜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日焜稍抑損季犛弒之立其子顒未幾復弒顒而立㝚蒙然幼穉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㝚弒之

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奋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犖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為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度勢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撾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絶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

所依歸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此賊造逆滔天陳氏宗屬横被殲滅存者惟臣臣與此賊不共戴天因叩頭流涕上憐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願為前驅效死自比申包胥　十二月安南遣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查初云陳氏已絶彼謂其甥權理國事請襲

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曰可乃下詔封之今聞弑主篡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春正月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勑往安南問胡查篡奪陳氏之故六月安南胡查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琦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齎勑往諭胡查十二月安南胡查復遣阮景真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陳天平遂勑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

副將軍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嵓以兵五千人護行

四年春三月黃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温胡查遣其臣

黃晦卿等以糜餼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晦卿及諸

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問胡查不至何也則曰安

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江矣嘉林江季犛所居也

中遣晦卿還促查且遣騎覘之迎者壺漿相繼於道中

信之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

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雨潦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

遂殺天平大理卿薛嵓行人聶聰亦遇害中等亟整兵擊之橋斷不得前賊遥拜曰遠人非敢抗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氏親屬敢肆巧偽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即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等引兵還奏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蕞爾小醜乃敢欺我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頓首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絶之上遂決意興師勑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徵黄

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
秋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
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為
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
統神機將軍程寛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
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
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
兩京畿荆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參

將統都指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
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務尚書黄福大理寺卿陳
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
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毁廬墓毋害稼穡毋恣
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犯者雖功不宥毋冒
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
撫治一方班師告廟以次定功　冬十月成國公朱能
卒於龍州先是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

其不免乎已何能卒事聞上震悼輟朝乃以輔代能輔發憑祥度城壘閤進攻隘留及雞陵二關破之傳檄數季犛二十罪諭其境內立陳氏意進度芹站兩傍皆有伏遣黃中呂毅搜捕之遁進次昌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驃騎朱榮往約沐晟晟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栅華闗隘賊徒悉奔築壘駐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東西都

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樁内諸江海口俱下捍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内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驍騎朱榮敗賊衆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時

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邪城下沙坦可駐師而
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内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
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
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立功在此一舉
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以燃火吹銅
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黄中等御枚舁攻具過重
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
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

走師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等督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辛酉輔等遂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參將李彬向西都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逼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黄江悶海等處

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追敗賊於萬刼江普賴山斬首三萬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兩句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逆戰木丸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黄世岡百餘人三月窮追至膠水縣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陽為還師至鹹子關令都督栁升守之賊果來躡輔還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横截江中用刳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為赤乘勝追至悶海口

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安其尚書范見覽等降
四月輔率舟師追至海門涇鶻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
遁我師舟膠不得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
天贊我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
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
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於
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乙卯柳升所領永定衛卒
王柴胡等七人詗得黎季犛所在前格之縛送升軍并

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偽太子芮將相王侯柱國黎季犛等皆縛獻軍門安南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如中國制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為鎮彛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

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勑尚書黄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使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勑張輔沐晟劉儁交趾有懷才抱徳之人悉心訪求送京師擢用九月張輔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弑主簒國僭號紀元等語上問季犛父子曰

此為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赦其子澄孫芮等後季犛釋自獄戍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赦用之　冬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七人官裴伯耆為交趾按察副使

六年春三月交趾總兵張輔沐晟振旅還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上嘉勞之賜

輔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禄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栁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校王柴胡超擢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戸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

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秋八月交趾蠻寇簡定反定陳氏故官不肯臣黎氏而輕騎逃歸我從下安南為别將頗有功知上不欲復陳氏遂逸去至化州説羣盜鄧悉等下之悉等推定為主稱日南王改元興慶出攻鹹子關黎賊餘黨多應之而陳季擴鄧景異尤猖獗黄福奏請益兵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賛軍事十二月沐晟師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

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使參政劉昱等皆死之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勑曰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撾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

七年夏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擴者蠻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

則相率歸季擴秋八月鄧景異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死張輔兵至交趾敗賊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跳身奔季擴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時季擴據地稍遠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演州分沐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兵至美良簡定棄馬走吉利深山搜得之并獲其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

師惟陳季擴鄧鎔景異逃於義安簡定至京伏誅

八年春正月張輔敗賊黨阮師檜於凍潮州斬首五千

級生擒偽將軍范友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為

京觀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召輔還輔奏餘賊未平請

留黔公沐晟鎮之五月追敗季擴於靈長海口別將江

浩至魯江戰不利十二月季擴遣使胡彥臣上表請降

上遣方政諭季擴以為交趾右布政使又以其黨陳原

樽為參政胡具潑鄧景異鄧鎔為都指揮潘季祐為按

察副使然季擴實欲緩師期耳不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為副將軍會征夷將軍沐晟討交趾陳季擴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朔胡具澄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率舟師追梟賊黎蕋斬之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年秋八月英公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擒其翊衛將

軍鄧汝戲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季祐仍按察副使理義安冬十月命鎮守交阯都督韓觀運廣東粮萬石赴交阯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十一年冬十二月英公張輔黔公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時輔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檜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

無算

十二年春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崖側徑英公張輔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并獲阮師檜於南靈州季擴逍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棄季擴及其妻妾於南麔生縶以歸八月交趾陳季擴伏誅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加陳治兵部尚書贊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鎮西南而尚書

黄福有威惠交人懐之戢伏莫敢動

十四年夏四月交趾鎮夷衛百戸丁仕驗來朝貢馬謝

恩賜鈔幣遣還五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諸司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猫尾港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温故路近七驛傳便往來從之尋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莫勛三江等府土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銀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為右布政使杜

惟忠為參議鎮夷衛并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趾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趾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交趾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覆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春正月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充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檢

然中懐反側張輔還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段莽為都督聚黨范柳范晏等肆出剽掠總兵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擒斬數百人利敗走擒晏彬請就交趾戮晏以狥先是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為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箇騏墨而殘交人苦之三年間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

十七年冬十二月廵按交趾御史黄宗載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

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廵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汚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

十八年夏五月勅豐城侯李彬叛寇黎利潘僚車三農文歷等迄今未獲宜盡心畫方略早滅此賊　交趾左叅政馮貴右叅政侯保討黎利戰死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治陞

交州知府遷參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為給事中陞交趾參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强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衆貴力戰而死保為政廉恕貴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十九年夏五月豐城侯李彬上言交趾地荒遠不通餽

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度地險易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從之　秋九月李彬言黎利奔老撾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着郎阻我兵勿入境云即發兵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以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尋召彬還以榮昌伯陳智代　冬十月赦黎利爲清化知府遣内官山壽諭利竟不赴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黎利自老撾復還寧化州僞求降

不出九月掌交趾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義安府茶龍州不利昌江衛指揮伍雲死之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於清化破走之　召工部尚書黄福還京勑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仍參贊軍務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勞輯訓飭每戒郡邑吏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必加賙恤拔其賢者與共事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知其妄得寢福居交

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擕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冬十一月交趾衆將保定侯孟英榮昌伯陳智言山壽未至黎利復反先後破茶龍諒山茶龍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命侯山壽至彼計議確當以聞

仁宗洪熙元年春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為征夷副將軍討黎利冬十月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治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擕貳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勑

總兵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宣宗宣德元年春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討黎利進至茶龍川敗績時山壽主招撫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陳智方政復不相能洽以上聞上下璽書切責智等而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叅將討黎利仍命洽叅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阯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隸軍中自効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

四方諸奚及南蠻小國限山隅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
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後
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弔伐之師蓋興滅繼絶
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為季犛殺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
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来交趾無歲不用兵皇考
念之深為惻然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
使自為一國歳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
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

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来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况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頷之　冬十月黎利弟黎善據廣威州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趾　十一月叅將馬瑛大破賊於清威與成山侯王通合兵石室縣進屯寧橋尚書陳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

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言地險惡宜遠斥堠持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雨且泥濘伏驟起衝盪遂大敗洽奮馬突入賊陣死之失亡二三萬人通懼師却黎利時在義安聞之自以精兵来會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陰許為利請封而檄清化迤南歸黎氏清化羅通曰非君命而欲賣城義不可連戰敗走之初都督蔡福守義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降賊至是福馳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

見幾全首領羅通大罵而去賊又逼鎮城平州知州何
忠懷奏潛請王師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為賊所得賊
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
貴忠唾地罵曰賊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食奪杯擲
中賊面流血盈頤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勑旌其門
賜謚忠節　十二月交趾布按上言尚書黄福舊在交
趾民心思之乞令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于南京赴闕
議之　以安遠侯柳升為征蠻副將軍保定伯梁銘都

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為征南將軍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由雲南二道討交趾尚書李震參賛軍務黃福仍掌布按二司事勑王通守城練兵候升等至同進

二年春正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者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即欲為

陳氏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無事卿等為
朕再思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上曰
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
俟稍寧靜當令黄福專意求之　二月交阯賊黎利攻
交阯城總兵王通出不意猝擊大敗之斬其司空丁禮
司徒黎豸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諸將請乘勢亟
擊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樹柵掘塹修器械四出剽掠
未幾勢復張　三月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

都御史胡廙往廣東總督運粮赴交趾又勑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數萬俱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黎利圍温丘都指揮孫聚拒破之　夏四月黎利攻昌江初蔡福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人憤欲焚賊營福報賊賊盡殺之遂攻昌江都指揮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與指揮劉順

知府劉子輔自縊死子輔有恵政民愛戴之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軍民俱立鬬盡無一人降者賊縱火焚民居大殺掠王通斂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且意柳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狥其所請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黎利攻隘留關鎮

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赴隘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啟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勇而寡謀連勝易賊梁銘李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罷而少斥堠不拒險握重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語升升唯唯前至倒馬坡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而橋遽壞

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梁銘李慶皆死
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聚宿將然倉卒
新喪元帥吏士沮且嚻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聚被執
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
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七萬
人皆沒王通諜知升敗益大懼決意與和工部尚書黄
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
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賊終不忍加害

其渠長餽以餱粮乗以肩輿贈金幣出境至龍舟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時晟兵竟不出　冬十月王通與黎利立壇為盟退師遣指揮閻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煃三世嫡孫臣陳暠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簒國弑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王子孫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

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尚書蹇義夏原吉皆言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厪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上

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意朕固知之明日出暠表示羣臣且諭以息兵養民意羣臣頓首稱善於是以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尚在老撾國人乞封暠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即遣使受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勑通等即日班師内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擕家来歸

三年閏四月王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琺馬騏山壽

等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詔繫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詔褒贈安南死事諸臣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忠皆伏誅黎利遣頭目黎公僎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閉留不遣者無算已而使還利奉表言暠死陳氏絶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先是文皇時用兵交趾侍讀解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文皇不悦至是

言始驗云

憲宗成化十六年安南國王黎灝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麟立麟死子濬立濬為庶兄琮所弑因自立侵老撾宣慰刁扳雅蘭掌為八百敗歸黎壽域等殺琮而立濬弟灝至是太監汪直用事好邊功議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甚急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

尚書余子俊力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闗結諸奚姦宄繹騷幾危雲南頼廵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

世宗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廱僣號統元追謚黎賙為襄翼帝先是黎灝死子暉立暉死子敬立未封而死弟誼立正徳間誼毋戚阮种用事屠戮宗親逼誼自殺頭目黎廣討平之立灝庶子賙賙多行不義國人惡之諒山都將陳立孫與其子暠昇作亂鄭綏鄭惟鏟攻誅之

遂弒晭立譓鄭氏國世臣譓毋妻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攻之綏等亡走清華昜昪猶據諒山莫登庸者本都齋漁人負勇力時時淩波而飛持劍下刺魚得巨魚呼譟為樂詭言莫遂之後以武舉從立孫官叅督有罪自拔歸譓用為宜陽叅將令與昜戰大敗之殺昜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既去譓倚登庸自强諸大臣皆受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托因請以兵盡屬之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甚乃銷九鼎為兵器竊庫

藏金寶潛使其弟橛燒宫室人居殺傷吏民若他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為興安王以鎮之謀殺諶兄弟夜率兵圍其宫諶易服間行得脱至清華復依鄭綏國中大亂登庸乃立諶弟廣初登庸妻諶母廣登庸所生也六年莫登庸酖殺黎廣并其母殺之而自立時諶尚據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為之聲援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偽都自稱太上皇率兵擊諶取清華據之諶走義安又追敗之諶走葵州

又棄葵州走老撾

九年秋九月黎譓憤悒死衆復立其子寧號曰世孫有兵三千登庸屢攻之老撾爲援不能克寧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下洪荊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誅大臣爲請者悉發兵二十萬起鄭綏將而攻海陽一月固守不下登庸别選兵萬人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寧錯愕復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取世孫旗蓋張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綏兵大潰久之寧復悉清華

兵討登庸相拒不决登庸陰結土帥郭遼鶴使襲寧大敗之擒寧妃淑寶沈於江寧與鄭綏子惟墢走老撾聚兵八千人保漆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為大王改國大正

十六年夏四月議討安南先是皇子生當頒詔安南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兵部尚書張瓚言登庸弒逆當討戶部侍郎唐胄謂帝王之於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內難兩廣遂少邊警不必疲中國為黎氏復

仇然上意甚銳而安南使者鄭惟㥠適至初黎寧居海曲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惟㥠等十人泛海自占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禍亂始末乞興師問罪惟㥠有志操能文章為書引申胥張良豫讓為比讀者悲之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釋門庭之寇遠事瘴島非計宜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上責珍妄言對狀閑住廉州知府張岳亦上書諫

不報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奏莫登庸聞發兵進討陰遣知州阮景等行覘至納更山為土舍李孟光所擒并獲偽撰大誥一册上怒復勅征討先是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往撫諭文淵獻進兵地圖及登庸可破狀授冠帶賜四品武服賚金帛

冬十月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簒於黎黎又轉於莫互相為賊天道好還今於安南直宜問其不庭彼若聽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

勢難窮追必生他變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專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陳請而行將失機事乞假臣便宜往諭以輕率奪俸

十七年夏四月命咸寧侯仇鸞為征夷副將軍兵部尚書毛伯温叅軍務討安南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諭以禍福武文淵攻登庸守鎮營破之莫方瀛帥兵攻文淵不克文盛以蒙自縣蓮花灘當交廣水陸衝遣兵據其地以為諸來歸人聲援方瀛懼乃遣其黨范正毅齎公

移詣雲南沐朝輔言前國王黎晭被逆臣陳暠殺害無子登庸同國人推立晭弟譓亡何譓被奸人杜温鄭綏誘遷清華登庸仍推立譓弟[illegible]旋自清華迎譓歸與[illegible]俱以病死黎氏無嗣[illegible]垂死與羣臣議以登庸父子有功於國名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章命嗣主國事遂為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為梗後乃守臣閉關不納耳黎寧乃亂臣阮淦之子冐稱黎姓非譓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沐朝

輔乃以范正毅等并表疏公移送至京朝廷知登庸父子奸偽且雖稱求降而詞不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决意討之以鸞總兵伯温參賛未幾廵撫蔡經上言安南水陸路有六憑祥龍州歸順欽州海洋西路皆接安南境用兵須二十萬輕調大衆終非完計上不悦然伯温師亦罷

十八年冬十月以莫登庸請降命禮部尚書黄綰翰林學士張治往諭登庸歸國黎氏未入境召還諭兵部會

議以聞兵部言登庸篡逼罪所必討宜臨以兵如束身聽命然後待以不死上從之仍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帥師往討

十九年夏四月欽州知州林希元上言臣聞莫方瀛請降命大臣查勘夫降者將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今殺我士卒奪我戰船降者固如是乎臣以為欲得其請宜約之曰必歸我四洞必令黎寧不失位必令黎氏舊臣鄭惟憭武文淵者皆有爵土必奉我正朔能從者降也

不然則詐也而後興問罪之師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方瀛之所恃者都齋耳其地濵海淤塗十餘里舟不得泊計以為王城不支即守都齋都齋不支即奔海上耳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賊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都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一舉而定也書凡四上而為御史錢應揚所劾言希元所稱秘策者固道路

傳聞之語不足聽六月毛伯温等既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粮餉議分正兵為三哨廣西憑祥州為中哨兵四萬人參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督之龍州羅回峒為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參將李榮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為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泫督之分奇兵為二哨歸順州為一哨一萬四千人參政張岳都指揮張輗督之廣東欽州

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叅將高誼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為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凃槤都指揮武鸞督之中軍都指揮董廷玉率五百人為親兵共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兵於蓮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人中哨以副使倪象賢都指揮王紹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騶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王方右哨以副使張絅都指揮馬文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程曰皆黔國公沐朝輔都

御史汪文盛經畫既定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絶之義討罪止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欵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温等駐師近邉登庸聞之大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温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於鎮南關内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登庸乃留

其孫福海守國與其姪莫文明及諸頭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闗各跣足尺組繫頸詣壇匍匐稽首納欵書復詣轅門獻所部土地軍民籍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護守本國以俟更定伯温等宣諭朝廷威徳稱制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

二十年春二月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初毛伯温疏言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而黎寧所稱黎氏後譜系不詳莫可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撫安南

因送莫文明至京師下廷議僉如伯温言乃降安南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從二品子孫世及别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令削除改正海陽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隸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令三歲一貢其黎寧仍令守臣體勘果係黎氏子孫授與清華等四府妄則勿予莫文明等諸頭目賜賚有差制下登庸已死伯温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 夏六月毛伯温班師朝廷論

功加伯溫太子太保諸將校陞賞有差已而莫福海不能輯衆為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久之福海子洪瀷復振卒逐黎氏有其國

神宗萬歷九年安南莫茂洽來貢茂洽洪瀷子也隆慶中洪瀷為其下黎伯驪所逐死於海陽至是茂洽始得襲

二十四年夏四月黎維潭來降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鄭簡立寧子寵於西都簡惟憭子也寵死無子簡等共立

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簡子松輔之攻
殺茂洽復據安南莫敬用竄居高平維潭浮海遣使詣
督臣歸罪請欵因與約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
故事維潭難之謂高平乃其故土莫氏簒臣不宜以漆
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為簒逆今日國家外臣
也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絶國家鎮撫四裔良厚維潭
乃聽命至是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莫登庸故事督臣
陳大科上言莫之簒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

其來歸如祖宗成法詔以維潭為都統使予莫敬用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安南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衙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畧兩廣雲南三省軺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南關龍州為孔道由雲南臨安則蒙自縣蓮花灘可四五日至東都國中設十三道道不過中國一縣自黎氏以来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尉佗故事死則加謚稱宗黎䀉之弑或曰鄭惟鏟為之鄭宗强亡黎復黎皆鄭也鄭

以江華為重莫以都齋為重維潭死子維新立維新死子維祺立補貢

谷應泰曰交趾自漢入為郡縣此與番禺桂林同歸中國非屬裔附庸僅稱職貢比也洪武陳氏奉國稱臣率先入貢太祖許為外藩不利土地及永樂中黎氏弑主盜國稱帝改元非徒得罪本國意實抗衡天朝俘馘其衆不得云暴編伍其地不得云貪也既分郡縣編置官僚垂三十年儼然宇下

一旦匹夫犯順遽爾割土加王嗟乎是賞叛也是
奬奸也若曰存亡繼絶則陳乃孫也以義當立黎
乃賊也以法當誅若曰勤民畧遠則將立黎利乃
定之矣若猶未也不如勿伐王通力屈而請和柳
升再入而敗歿然後下詔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
盟恥同新鄭割地之議辱比敬瑭矣夫文帝不加
兵南越光武罷西域都護所謂量力度德懼啓兵
端未有徒敗車奔師夷將隕形見勢絀忍詬攘詢

韓王按劒牛後魯連誓死帝秦而乃君臣相賀自鳴聖德至於旌節符紱狼籍裔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戰士污瑰哭聞中夜孤臣噀血碧化千年計其班師之日文武吏士擕家而歸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爲黎賊遮留不遣者尚數萬人死者君其問諸水濵生者不望生入玉門貽笑蠻方損威中國誰秉國成至此極乎漢火方昌呼韓稽顙元成不競乃棄珠崖唐美貞觀組加突厥文昭板蕩

始棄維州宣宗四海乂安九州鼎盛王通敗因紈袴柳升失在輕浮乃拾捐之爲美譚比祖宗於穆滿夫曹公東下子布請迎澶淵戒嚴堯叟勸避自古儒生狃安憚勞摭經誤國二楊太平宰輔黼黻承明恒若有餘決機危疑必形不足不然迎新主於金川阿觖璫於末路豈有立身朝堂進退狼狽而顧預謀閫外貽謀遠大者哉夷考其後名爲陳後實爲黎竊嘉靖中黎世中葉莫登庸復睥睨之

黎又俞、告哀朝臣又主二楊之說而世宗赫怒竟伸天討兵未出於國門莫已父子自縛泥首軍門削其王號世守吏職不聞其倔强自大勞弊中國也所可異者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即留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趾不以輔留鎮彼國二十年後并召還黄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庸帥勃貂多魚特做漏師短轅牝犢必敗乃公三百年來終淪王化夫亦廟算有遺策而春秋多責備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三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山東盜

成祖永樂十八年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鬬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于是奸人董彥

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髙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隷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彦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刼殺莒州千戸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勑安逺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

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璵縣丞馬𢹂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于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即陷賊矣既而柳升至

青迎謁升怒其専制捽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不即就道勅諭以賊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賊臨境不設備至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

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故行摧撃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娟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於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髪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内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七月以段民為山東左叅政是時大索唐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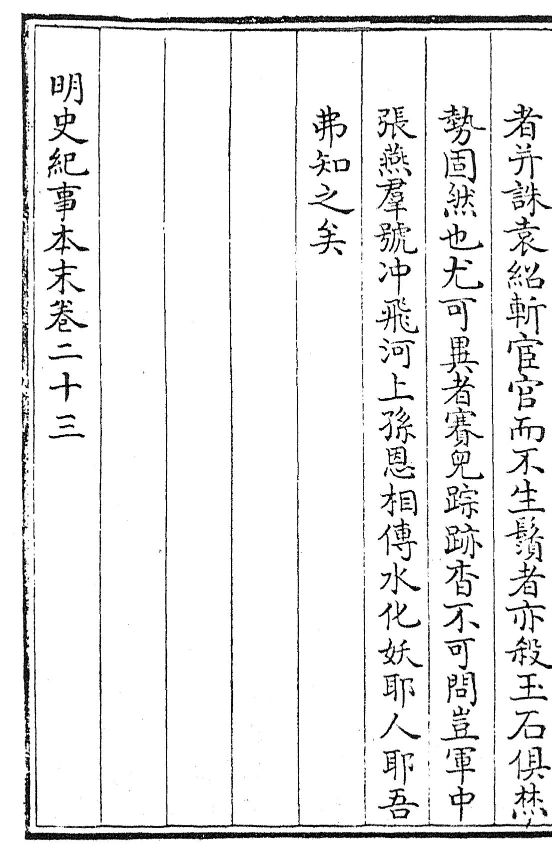
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初唐賽兒夫死賽兒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劒遂通曉諸術劒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里閈間悉騐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隨所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乃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急賽兒遂反殺傷軍兵甚衆三司皆以不蚤發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遯去不知

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伏誅

谷應泰曰自古盜賊之起也莫不好爲妖脅惑亂
陳勝以篝狐張角以斗米而號則天公地公霧則
三里五里何其怪也予以爲男誠有之女亦宜然
史稱瑯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
盜而同時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屯河阻
中以是知婦女之輕剽好作亂大抵不少槪見也
成祖時有蒲臺唐賽兒者自號佛母能刻楮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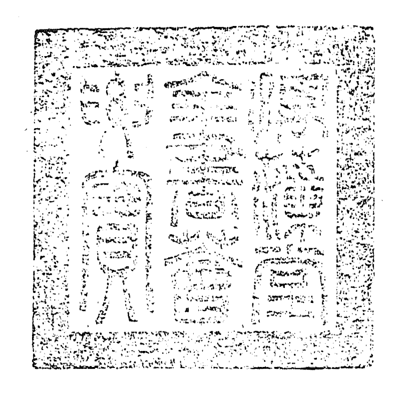
馬相戰鬬衆益信之于是莒即墨諸奸民遂蠭起而賊黨董彥杲賓鴻等亦掠兵瘫之幸所據不過數州轉戰不過旬月衛青王貴兩軍急擊旗靡轍亂魚爛而亡矣然則賽兒妖術果安在耶豈王凝之鬼兵相助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費長房役使鬼物而遂為羣鬼所殺耶是皆不可知而獨是柳升以通侯之尊授鉞出師驛騷供億逍遥河上乃更切責衛青忌嫉有功假令大敵在前將校不和王

師可一戰而潰也雖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
北征沙漠地拓三獠威行萬里而賽兒以一愚婦
人躑躅其間乃欲結娘子之軍秉夫人之城譬之
薄石擊柱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賽兒之亂
則黷武之所致也秦風尚首功而小戎亦談車戰
河北盛藩鎮而女子亦通劒器牝雞之晨或亦怒
蛙之式乎至於賽兒遁去而燕齊諸尼并天下奉
佛婦女逮者幾萬人猶之石閔戮羯部多鬚高鼻



者并誅袁紹斬宦官而不生鬚者亦殺玉石俱焚勢固然也尤可異者賽兒踪跡杳不可問豈軍中張燕羣號冲飛河上孫恩相傳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沈啓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三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河漕轉運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原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大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城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黄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黄河百步置倉厫

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則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

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歲運糧七十萬石止給遼左一方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

至通州是為海陸兼運

八年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不足給國用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共三百萬石有竒

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河岸衝決河道淤塞故于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

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極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于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直隷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犒賞蠲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禮總督之

河南河水屢歲為患先是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黄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

以進詔發河南民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金純相度開浚并命禮蕪督之　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為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兖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通于淮而新開河則居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啟閉又于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禮還京上言會通河源于汶泗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

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别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寧陽縣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浮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東御史許堪言去年衛河水溢河

岸倒塌命工部尚書宋禮相度措置夏四月尚書宋禮

奏自衛河東北至舊黄河一十二里内五里舊河有溝

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河泄水以入舊黄河

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為之　九月工部

主事藺芳言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

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縁河新築護岸埽座用

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

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横木貫于

椿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息從之尚書宋禮薦其才擢為工部右侍郎　十一月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于江

十三年三月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于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萬餘石初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輸輓甚艱故老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從

之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啟閉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内鑿渠亘四十里淮濟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税徐州濟寧臨清徳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于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于徐州

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為支運年凡四次河淺膠舟處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海運遂罷凡漕渠在齊魯間者宋禮功為多在江淮間者陳瑄功為多

十四年設淮安之清河福興徐州之沽頭金溝山東之穀亭魯橋等閘各置官于是漕運始達通州

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陳瑄復言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

但民病舍穡往還不若益耗兊軍便帝是其議改為兊運法行之既久耗亦納官失初意矣

七年置吕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吕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令民于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竒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三時其啟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憲宗成化四年初正統間漕米入庾始有鋭至是帝詰

銳米戶部執曝揚之數取米石一其銳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為耗　巡撫江南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為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頽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廹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間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七年罷瓜淮兌運并改四倉之支運者俱令兌各附近

水次其瓜淮者于原耗外益以脚米四倉故無耗者准量給耗米又復在軍云尋復定兑運改兑之額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别貯額外米于臨德曰預備米以備漕米之撥補也先是宣德間定耗例二米一他物葢倣洪武時附載土物之意用以資君便民至成化為改兑法則悉從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滯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

一萬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寛民初弘治中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大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傭僦鋪墊之用要之正米無鈌而止正外諸羡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逸漕運于斯為盛亡何漕撫李蕙請齎餘貯庫聽來年鈌者貸償之上可其奏著為令嘉靖初河漕總兵楊宏奏輕齎隨軍人緩急有濟若貯漕庫非法也大學士費宏言衛軍終歳勤勞給京軍幸有羡宜與之詔皆

給軍軍騒然久之戸部言輕齎之費倉爲甚譬雀鼠之
嚙蟻蝨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
其已請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
革至是通惠河成遂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復舊乃由江入淮之道
神宗萬歴七年復築高堰隆慶中高堰廢淮水壞民田
至是議復築之起新荘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
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黄河入海而黄浦不復衝决又

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損改建于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黄水不得直射因發折新庄閘又改福興閘于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浸移築天妃閘内復命官修揚州高寶運河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九年于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歴武家

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避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又議淮由昭靈祠南黄河出口歷羊山内華山渠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戚港之溜

十二年揚州高寳運道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谷應泰曰堯都兾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遞
興然皆方物筐篚非秸秷粟米負重致遠也秦人
輸粟入邊十鍾而致一石益難之矣漢興海陵之
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過中原三
輔唐郡縣天下闗中運道龍門險峻再椊罕入歲
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率百官就食東京奉天
告匱蔓菁採食韓滉粟至脱巾歡呼宋都汴京運
道四達路置兊倉號為轉運此劉晏遺規非豐熙

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户以鹽盜出沒習知海
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
猶致百萬文皇遷鼎屢勤宵旰海漕並進水陸互
輸漕制漸增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明内外之形
易判也夫蜀道千年蠶叢不啟臨海咫尺台宕猶
遺自燕迄吳徑四千里踰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
平江築堤考自張吳丹徒王氣鑿由孫氏黃池夫
差之故跡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勾吳之霸烈爲聖

主之驅除藉荒王之游幸啟千年之利涉至于渡淮而北昭陽獨山滕薛溮湖洸沂汶泗魯郊多水齊擅清濟趙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人力輸灌裁通遠近地形蓄瀦本盛葢東南舟楫利盡人功西北高平險由天設莫不枝延蔓引自成萬里之形辟合珠連已見百川之赴因而按圖求轍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壘石計日成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汲者也稽其道里之畧京口設閘而浙舟

入江謂之浙漕高郵築堤而江舟入淮謂之江漕入淮以後謂之出黃初鑿呂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餘里繼開董家口避河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引諸湖旣達濟寧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皆會通河矣由天井閘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衛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盡矣衛水順流直抵天津謂之衛河衛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旣入徑抵通

州矣若夫江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董口朱衡之廬居夏村而天井一閘南北之脊地如建瓴從老人白瑛之請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達衛覩其神功此亦秦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績古今之明德也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